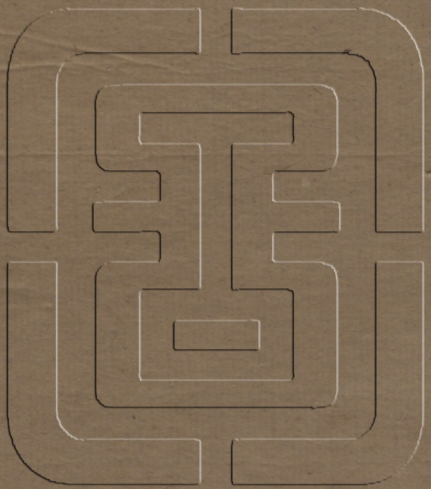




4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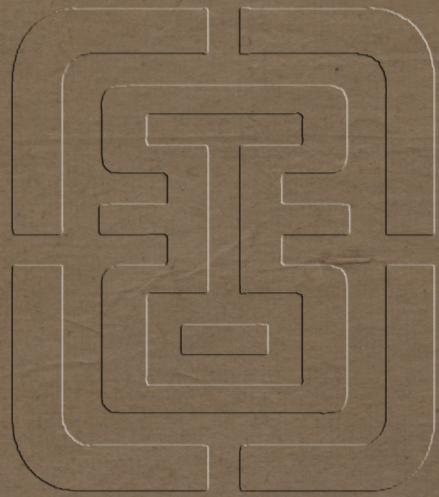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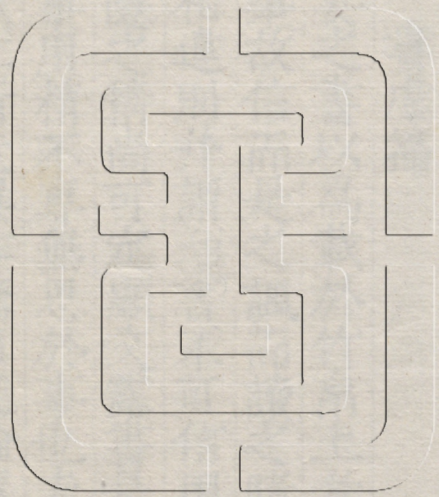
論  
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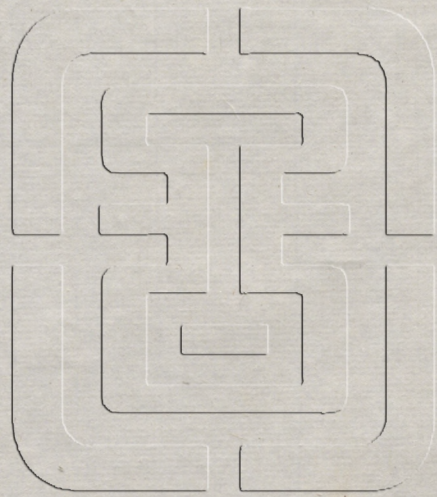
Inches  
Centimetres  
**TIPP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論衡卷第四

王充

書虛篇

變虛篇

書虛篇

世信虛妄之書以爲載於竹帛上者皆賢聖所傳無不然之事故信而是之諷而讀之睹真是之傳與虛妄之書相違則并謂短書不可信用夫幽冥之實尚可知沈隱之情尚可定顯文露書是非易見籠總并傳非實事用精不專無思於事也夫世間傳書諸子之語多欲立竒造異作驚目之論以駭世俗之人爲譎詭之書以著殊異之名傳書言延陵季子出游見

路有遺金當夏五月有披裘而薪者季子呼薪者曰  
取彼地金來薪者投鎌於地瞑目拂手而言曰何子  
居之高視之下儀貌之壯語言之野也吾當夏五月  
披裘而薪豈取金者哉季子謝之請問姓字薪者曰  
子皮相之士也何足語姓名遂去不顧世以爲然殆  
虛言也夫季子耻吳之亂吳欲共立以爲主終不肯  
受去之延陵終身不還廉讓之行終始若一許由讓  
天下不嫌貪封侯伯夷委國饑死不嫌貪刀鉤廉讓  
之行大可以況小小難以況大季子能讓吳位何嫌  
貪地遺金季子使於上國道過徐徐君好其寶劍未

之即予還而徐君死解劍帶冢樹而去廉讓之心耻  
負其前志也季子不負死者棄其寶劍何嫌一叱生  
人取金於地季子未去吳乎公子也已去吳乎延陵  
君也公子與君出有前後車有附從不能空行於塗  
明矣旣不耻取金何難使左右而煩披裘者世稱柳  
下惠之行言其能以幽冥自脩潔也賢者同操故千  
歲交志置季子於冥昧之處尚不取金況以白日前  
後備具取金於路非季子之操也或時季子實見遺  
金憐披裘薪者欲以益之或時言取彼地金欲以予  
薪者不自取也世俗傳言則言季子取遺金也傳書

或言顏淵與孔子俱上魯太山孔子東南望吳閶門  
外有繫白馬引顏淵指以示之曰若見吳昌門乎顏  
淵曰見之孔子曰門外何有曰有如繫練之狀孔子  
撫其目而正之因與俱下下而顏淵髮白齒落遂以  
病死蓋以精神不能若孔子彊力自極精華竭盡故  
早夭死世俗聞之人字皆以爲然如實論之殆虛言  
也案論語之文不見此言考六經之傳亦無此語夫  
顏淵能見千里之外與聖人同孔子諸子何諱不言  
蓋人目之所見不過十里過此不見非所明察遠也  
傳曰太山之高巍然去之百里不見蟬螺遠也案魯

去吳千有餘里使離朱望之終不能見況使顏淵何  
能審之如才庶幾者明目異於人則世宜稱亞聖不  
宜言離朱人目之視也物大者易察小者難審使顏  
淵處昌門之外望太山之形終不能見況從太山之  
上察白馬之色色不能見明矣非顏淵不能見孔子  
亦不能見也何以驗之耳目之用均也目不能見百  
里則耳亦不能聞也陸賈曰離婁之明不能察帷薄  
之內師曠之聰不能聞百里之外昌門之與太山非  
直帷薄之內百里之外也秦武王與孟說舉鼎不任  
絕脉而死舉鼎用力力由筋脉筋脉不堪絕傷而死

道理宜也今顏淵用目望遠望遠目睛不任宜盲眇  
髮白齒落非其致也髮白齒落用精於學勤力不休  
氣力竭盡故至於死伯奇放流首髮早白詩云惟憂  
用老伯奇用憂而顏淵用睛翳望倉卒安能致此儒  
書言舜葬於蒼梧禹葬於會稽者巡狩年老道死邊  
土聖人以天下爲家不別遠近不殊內外故遂止葬  
夫言舜禹實也言其巡狩虛也舜之與堯俱帝者也  
共五千里之境同四海之內二帝之道相因不殊堯  
典之篇舜巡狩東至岱宗南至霍山西至太華北至  
恒山以爲四嶽者四方之中諸侯之來並會嶽下幽

深遠近無不見者聖人舉事求其宜適也禹王如舜  
事無所改巡狩所至以復如舜舜至蒼梧禹到會稽  
非其實也實舜禹之時鴻水未治堯傳於舜舜受爲  
帝與禹分部行治鴻水堯崩之後舜老亦以傳於禹  
舜南治水死於蒼梧禹東治水死於會稽賢聖家天  
下故因葬焉吳君高說會稽本山名夏禹巡守會計  
於此山因以名郡故曰會稽夫言因山名郡可也言  
禹巡狩會計於此山虛也巡狩本不至會稽安得會  
計於此山宜聽君高之說誠會稽爲會計禹到南方  
何所會計如禹始東死於會稽舜亦巡狩至於蒼梧

安所會計百王治定則出巡巡則輒會計是則四方  
之山皆會計也百王太平升封太山太山之上封可  
見者七十有二紛綸湮滅者不可勝數如審帝王巡  
狩則輒會計會計之地如太山封者四方宜多夫郡  
國成名猶萬物之名不可說也獨為會稽立歟周時  
舊名吳越也為吳越立名從何徃哉六國立名狀當  
如何天下郡國且百餘縣邑出萬鄉亭聚里皆有號  
名賢聖之才莫能說君高能說會稽不能辨定方名  
會計之說未可從也巡狩考正法度禹時吳為裸國  
斷髮文身考之無用會計如何傳書言舜葬於蒼梧

象為之耕禹葬會稽鳥為之田蓋以聖德所致天使  
鳥獸報祐之也世莫不然考實之殆虛言也夫舜禹  
之德不能過堯堯葬於冀州或言葬於崇山冀州鳥  
獸不耕而鳥獸獨為舜禹耕何天恩之偏駁也或曰  
舜禹治水不得寧處故舜死於蒼梧禹死於會稽勤  
苦有功故天報之遠離中國故天痛之夫天報舜禹  
使鳥田象耕何益舜禹天欲報舜禹宜使蒼梧會稽  
常祭祀之使鳥獸田耕不能使人祭祭加舜禹之墓  
田施人民之家天之報祐聖人何其拙也且無益哉  
由此言之鳥田象耕報祐舜禹非其實也實者蒼梧

多象之地會稽衆鳥所居禹貢曰彭蠡既豬陽鳥攸居天地之情鳥獸之行也象自蹈土鳥自食草土蹶草盡若耕田狀壤靡泥易人隨種之世俗則謂爲舜禹田海陵麋田若象耕狀何嘗帝王葬海陵者邪傳書言吳王夫差殺伍子胥煮之於鑊乃以鴟夷橐投之於江子胥恚恨驅水爲濤以溺殺人今時會稽丹徒大江錢唐浙江皆立子胥之廟蓋欲慰其恨心止其猛濤也夫言吳王殺子胥投之於江實也言其恨恚驅水爲濤者虛也屈原懷恨自投湘江湘江不爲濤申徒狄蹈河而死河水不爲濤世人必曰屈原申

徒狄不能勇猛力怒不如子胥夫衛殖子路而漢烹彭越子胥勇猛不過子路彭越然二士不能發怒於鼎鑊之中以烹湯殖汁灌從旁人子胥亦自先入鑊乃入江在鑊中之時其神安居豈怯於鑊湯勇於江水哉何其怒氣前後不相副也且投於江中何江也有丹徒大江有錢唐浙江有吳通陵江或言投於丹徒大江無濤欲言投於錢唐浙江浙江山陰江上虞江皆有濤三江有濤豈分橐中之體散置三江中乎人若恨恚也仇讎未死子孫遺在可也今吳國已滅夫差無類吳爲會稽立置太守子胥之神復何怨苦



為濤不止欲何求索吳越在時分會稽郡越治山陰  
吳都今吳餘暨以南屬越錢唐以北屬吳錢唐之江  
兩國界也山陰上虞在越界中子胥入吳之江為濤  
當自上吳界中何為入越之地怨恚吳王發怒越江  
違失道理無神之驗也且夫水難驅而人易從也生  
任筋力死用精魂子胥之生不能從生人營衛其身  
自令身死筋力消絕精魂飛散安能為濤使子胥之  
類數百千人乘船渡江不能越水一子胥之身煮湯  
鑊之中骨肉糜爛成爲羹菹何能有害也周宣王殺  
其臣杜伯趙簡子殺其臣莊子義其後杜伯射宣王

莊子義害簡子事理似然猶爲虛言今子胥不能完  
體爲杜伯子義之事以報吳王而驅水往來豈報讎  
之義有知之驗哉俗語不實成爲丹青丹青之文賢  
聖惑焉夫地之有百川也猶人之有血脉也血脉流  
行汎揚動靜自有節度百川亦然其朝夕往來猶人  
之呼吸氣出入也天地之性上古有之經曰江漢朝  
宗于海唐虞之前也其發海中之時漾馳而已入三  
江之中殆小淺狹水激沸起故騰爲濤廣陵曲江有  
濤文人賦之大江浩洋曲江有濤竟以隘狹也吳殺  
其身爲濤廣陵子胥之神竟無知也溪谷之深流者

安洋淺多沙石激揚爲瀨夫濤瀨一也謂子胥爲濤  
誰居溪谷爲瀨者乎案濤入三江岸沸踊中央無聲  
必以子胥爲濤子胥之身聚岸摧也濤之起也隨月  
盛衰小大滿損不齊同如子胥爲濤子胥之怒以月  
爲節也三江時風揚疾之波亦溺殺人子胥之神復  
爲風也秦始皇渡湘水遭風問湘山何祠左右對曰  
堯之女舜之妻也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斬湘山  
之樹而履之夫謂子胥之神爲濤猶謂二女之精爲  
風也傳書言孔子當泗水之葬泗水爲之却流此言  
孔子之德能使水却不湍其墓也世人信之是故儒

者稱論皆言孔子之後當封以泗水却流爲證如原  
省之殆虛言也夫孔子死孰與其生生能操行慎道  
應天死操行絕天祐至德故五帝三王招致瑞應皆  
以生存不以死亡孔子生時推排不容故歎曰鳳鳥  
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生時無祐死反有報乎孔  
子之死五帝三王之死也五帝三王無祐孔子之死  
獨有天報是孔子之魂聖五帝之精不能神也泗水  
無知爲孔子却流天神使之然則孔子生時天神不  
使人尊敬如泗水却流天欲封孔子之後孔子生時  
功德應天天不封其身乃欲封其後乎是蓋水偶自

却流江河之流有回復之處百川之行或易道更路  
與却流無以異則泗水却流不爲神怪也傳書稱魏  
公子之德仁惠下士兼及鳥獸方與客飲有鷓擊鳩  
鳩走巡於公子案下鷓追擊殺於公子之前公子耻  
之即使人多設羅得鷓數十枚責讓以擊鳩之罪擊  
鳩之鷓低頭不敢仰視公子乃殺之世稱之曰魏公  
子爲鳩報仇此虛言也夫鷓物也情心不同音語不  
通聖人不能使鳥獸爲義理之行公子何人能使鷓  
低頭自責鳥爲鷓者以千萬數向擊鳩輩去安可復  
得能低頭自責是聖鳥也曉公子之言則知公子之

行矣知公子之行則不擊鳩於其前人猶不能改過  
鳥與人異謂之能悔世俗之語失物類之實也或時  
公子實捕鷓鷓得人持其頭變折其頸疾痛低垂不  
能仰視緣公子惠義之人則因褒稱言鷓服過蓋言  
語之次空生虛妄之美功名之下常有非實之加傳  
書言齊桓公妻姊妹七人此言虛也夫亂骨肉犯  
親戚無上下之序者禽獸之性則亂不知倫理案桓  
公九合諸侯一正天下道之以德將之以威以故諸  
侯服從莫敢不率非內亂懷鳥獸之性者所能爲也  
夫率諸侯朝事王室耻上無勢而下無禮也外耻禮

之不存內何犯禮而自壞外內不相副則功無成而  
威不立矣世稱桀紂之惡不言淫於親戚實論者謂  
夫桀紂惡微於亡秦亡秦過於王莽無淫亂之言相  
公妻姑姑七人惡浮於桀紂而過重於秦莽也春秋  
采毫毛之美貶纖芥之惡相公惡大不貶何哉魯文  
姜齊襄公之妹也襄公通焉春秋經曰莊二年冬夫  
人姜氏會齊侯于郕春秋何尤於襄公而書其姦何  
宥於相公隱而不譏如經失之傳家左丘明公羊穀  
梁何諱不言案相公之過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  
有五公子爭立齊亂公薨三月乃計世聞內嬖六人

嫡庶無別則言亂於姑姑妹七人矣傳書言齊桓公  
負婦人而朝諸侯此言相公之淫亂無禮甚也夫相  
公大朝之時負婦人於昔其游宴之時何以加此方  
脩士禮崇厲肅敬負婦人於昔何以能率諸侯朝事  
王室葵丘之會相公驕矜當時諸侯畔者九國睚眦  
不得一有所載字九國畔去况負婦人淫亂之行何以肯  
留或曰管仲告諸侯吾君背有疽創不得婦人瘡不  
衰愈諸侯信管仲故無畔者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  
若孔子當時諸侯千人以上必知方術治疽不用婦  
人管仲為君諱也諸侯知仲為君諱而欺已必悲怒

而畔去何以能久統會諸侯成功於霸或曰桓公實無道任賢相管仲故能霸天下夫無道之人與狂無異信讒遠賢反害仁義安能任管仲能養人令之成事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無道之君莫能用賢使管仲賢桓公不能用管仲故知桓公無亂行也有賢明之君故有貞良之臣臣賢君明之驗奈何謂之有亂難曰衛靈公無道之君時知賢臣管仲爲輔何明桓公不爲亂也夫靈公無道任用三臣僅以不喪非有功行也桓公尊九九之人拔甯戚於車下責苟茅不貢運兵攻楚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千世一出

之主也而云負婦人於背虛矣說尚書者曰周公居攝帶天子之綬戴天子之冠負扆南面而朝諸侯戶牖之間曰扆南面之坐位也負扆南面鄉坐扆在後也桓公朝諸侯之時或南面坐婦人立於後也世俗傳云則曰負婦人於背矣此則夔一足宋丁公鑿井得一人之語也唐虞時夔爲大夫性知音樂調聲悲善當時人曰調樂如夔一足矣世俗傳言夔一足案秩宗官缺帝舜博求衆稱伯夷伯夷稽首讓于夔龍秩宗卿官漢之宗正也斷足足非其理也且一足之人何用行也夏后孔甲田于東莫一作莫山天雨晦冥

言復四  
十一 通律草堂  
入于民家主人方乳或曰后來之子必貴或曰不勝  
之子必賤孔甲曰爲余子孰能賤之遂載以歸析燎  
斧斬其足卒爲守者孔甲之欲貴之子有餘力矣斷  
足無宜故爲守者今夔一足無因趨步坐調音樂可  
也秩宗之官不宜一足猶守者斷足不可貴也孔甲  
不得貴之子伯夷不得讓於夔焉宋丁公者宋人也  
未鑿井時常有寄汲計之日去一人作自鑿井後不  
復寄汲計之日得一人之作故曰宋丁公鑿井得一  
人俗傳言曰丁公鑿井得一人於井中夫人生於人  
非生於土也穿土鑿井無爲得人推此以論負婦人

之語猶此類也負婦人而坐則云婦人在背知婦人  
在背非道則生管仲以婦人治疽之言矣使桓公用  
婦人徹胤服婦人於背女氣瘡可去以婦人治疽方  
朝諸侯桓公重衣婦人襲裳女氣分隔負之何益桓  
公思士作庭燎而夜坐以思致士反以白日負婦人  
見諸侯乎傳書言聶政爲嚴翁仲刺殺韓王此虛也  
夫聶政之時韓列侯也列侯之三年聶政刺韓相俠  
累十二年列侯卒與聶政殺俠累相去十七年而言  
聶政刺殺韓王短書小傳竟虛不可信也傳書又言  
燕太子丹使刺客荆軻刺秦王不得誅死後高漸麗

復以擊筑見秦王秦王說之知燕太子之客乃冒其  
眼使之擊筑漸麗乃置鉉於筑中以爲重當擊筑秦  
王膝進不能自禁漸麗以筑擊秦王顙秦王病傷三  
月而死夫言高漸麗以筑擊秦王實也言中秦王病  
傷三月而死虛也夫秦王者秦始皇帝也始皇二十  
一年燕太子丹使荆軻刺始皇始皇殺軻明矣二十一  
年使將軍王翦攻燕得太子首二十五年遂伐燕而  
虜燕王嘉後不審何年高漸麗以筑擊始皇不中誅  
漸麗當二十七年游天下到會稽至琅邪北至勞盛  
山並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到沙丘平臺始皇崩夫讖

書言始皇還到沙丘而亡傳書又言病筑瘡三月而  
死於秦一始皇之身世或言死於沙丘或言死於秦  
其死言恒病瘡傳書之言多失其實世俗之人不能  
定也

變虛篇

傳書曰宋景公之時熒惑守心公懼召子韋而問之  
曰熒惑在心何也子韋曰熒惑天罰也心宋分野也  
禍當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使治國家也  
而移死焉不祥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將  
誰爲也寧獨死耳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民饑必死

爲人君而欲殺其民以自活也其誰以我爲君者乎是寡人命固盡也子毋復言子韋退走北面再拜曰臣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耳卑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夕星必徙三舍君延命二十一年公曰奚知之對曰君有三善故有三賞星必三徙三徙行七星星當一年三七二十一故君命延二十一歲臣請伏於殿下以伺之星必不徙臣請死耳是夕也火星果徙三舍如子韋之言則延年審得二十一歲矣星徙審則延命延命明則景公爲善天祐之也則夫世間人能爲景公之行者則必得景公祐矣此言虛也

何則皇天遷怒使熒惑本景公身有惡而守心則雖聽子韋言猶無益也使其不爲景公則雖不聽子韋之言亦無損也齊景公時有彗星使人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闇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也且天之有彗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益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回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爲無能補也公說乃止齊君欲禳彗星之凶猶子韋欲移熒惑之禍也



宋君不聽猶晏子不肯從也則齊君爲子韋晏子爲  
宋君也同變共禍一事二人天猶賢宋君使熒惑徙  
三舍延二十一年獨不多一作爲晏子使彗消而增其  
壽何天祐善偏駁不齊一人君有善行善行動於  
心善言出於意同由共本一氣不異宋景公出三善  
言則其先三善言之前必有善行也有善行必有善  
政政善則嘉瑞臻福祥至熒惑之星無爲守心也使  
景公有失誤之行以致惡政惡政發則妖異見熒之  
守心桑穀之生朝高宗消桑穀之變以政不以言景  
公卻熒惑之異亦宜以行景公有惡行故熒惑守心

不改政修行坐出三善言安能動天天安肯應何以  
效之使景公出三惡言能使熒惑守心乎夫三惡言  
不能使熒惑守心三善言安能使熒惑退徙三舍以  
三善言獲二十一年如有百善言得千歲之壽乎非  
天祐善之意應誠爲福之實也子韋之言天處高而  
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三賞君夫天體也與地  
無異諸有體者耳咸附於首體與耳殊未之有也天  
之去人高數萬里使耳附天聽數萬里之語弗能聞  
也人坐樓臺之上察地之螻蟻尚不見其體安能聞  
其聲何則螻蟻之體細不若人形大聲音孔氣不能

達也。今天之崇高，非直樓臺人體比於天，非若螻蟻於人也。謂天非若螻蟻於人也，謂天非若螻蟻於人也，謂天間人言隨善惡爲吉凶誤矣。四夷入諸夏，因譯而通，同形均氣，語不相曉。雖五帝三王不能去譯，獨曉四夷，況天與人異體音與人殊乎？人不曉天，所爲天安能知人所行使天體乎？耳高不能聞人言，使天氣乎？氣若雲煙，安能聽人辭說災變之家曰：人在天地之間，猶魚在水中矣。其能以行動天地，猶魚鼓而振水也。魚動而水蕩，氣變此非實事也。假使真然，不能至天。魚長一尺，動於水中，振旁側之水不過數尺。大若不過與人同所

振蕩者，不過百步而一里之外，澹然澄靜，離之遠也。今人操行變氣，遠近宜與魚等氣應而變，宜與水均以七尺之細形形中之微氣，不過與一鼎之熬火同從下地上變。皇天何其高也！且景公賢者也，賢者操行上不及聖，下不過惡人。世間聖人莫不堯舜，惡人莫不桀紂。堯舜操行多善，無移榮惑之效；桀紂之政多惡，有反景公脫禍之驗。景公出三善言，延年二十一歲，是則堯舜宜獲千歲，桀紂宜爲殤子。今則不然，各隨年壽。堯舜桀紂皆近百載，是竟子韋之言妄延年之語虛也。且子韋之言曰：榮惑天使也。心宋分野

也禍當君若是者天使熒惑加禍於景公也如何可  
移於將相若歲與國民乎天之有熒惑也猶王者之  
有方伯也諸侯有當死之罪使方伯圍守其國國君  
問罪於臣臣明罪在君雖然可移於臣子與人民設  
國君計其言令其臣歸罪於國方伯聞之肯聽其言  
釋國君之罪更移以付國人乎方伯不聽者自國君  
之罪非國人之辜也方伯不聽自國君之罪熒惑安  
肯移禍於國人若此子韋之言妄也曰景公聽乎言  
庸何能動天使諸侯不聽其臣言引過自予方伯聞  
其言釋其罪委之去乎方伯不釋諸侯之罪熒惑安

肯徙去三舍夫聽與不聽皆無福善星徙之實未可  
信用天人同道好惡不殊人道不然則知天無驗矣  
宋衛陳鄭之俱災也氣變見天梓慎知之請於子產  
有以除之子產不聽天道當然人事不能卻也使子  
產聽梓慎四國能無災乎堯遭鴻水時臣必有梓慎  
子韋之知矣然而不卻除者堯與子產同心也案子  
韋之言曰熒惑天使也心宋分野也禍當君審如此  
言禍不可除星不可卻也若夫寒温失和風雨不時  
政事之家謂之失誤所致可以善政賢行變而復也  
若熒惑守心若必死猶亡禍安可除修政改行安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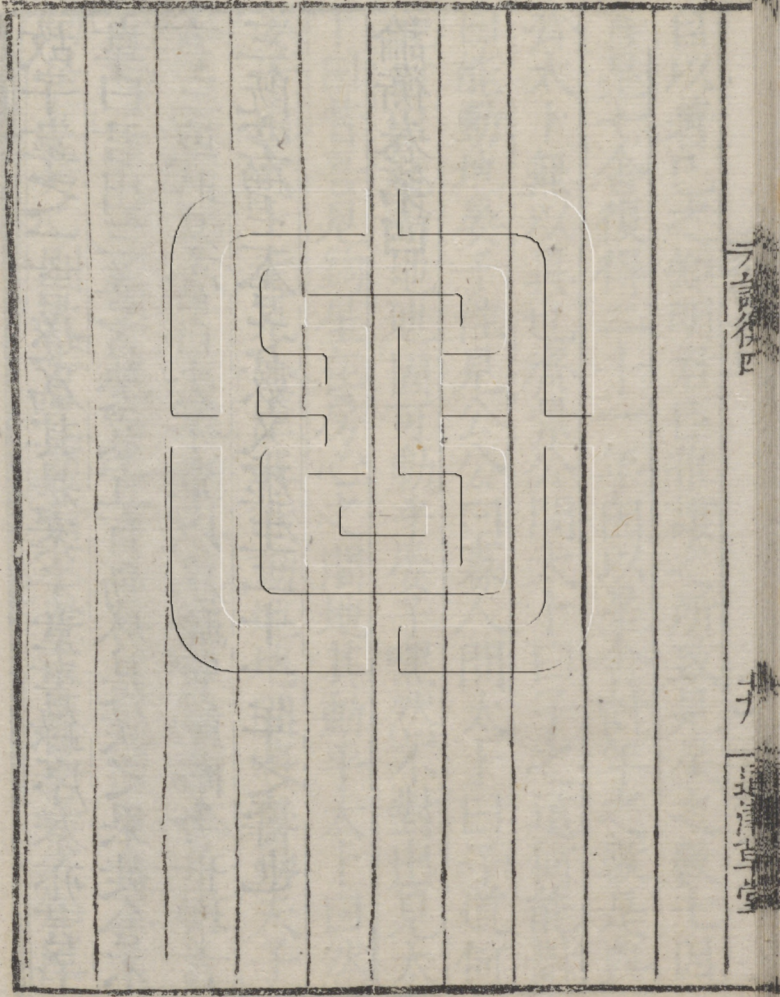
郤之善政賢行尚不能郤出虛華之三言謂星郤而禍除增壽延年享長久之福誤矣觀子韋之言景公言熒惑之禍非寒暑風雨之類身死命終之祥也國且亡身且死祇氣見於天容色見於面面有容色雖善操行不能滅死徵已見也在體之色不可以言行滅在天之妖安可以治除乎人病且死色見於面人或謂之曰此必死之徵也雖然可移於五鄰若移於奴復當死之人正言不可容色肯爲善言之故滅而當死之命肯爲之長乎氣不可滅命不可長然則熒惑安可郤景公之年安可增乎由此言之熒惑守心

未知所爲故景公不死也且言星徙三舍者何謂也星三徙於一舍乎一徙歷於三舍也案子韋之言曰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夕星必徙三舍若此星竟徙三舍也夫景公一坐有三善言星徙三舍如有十善言星徙十舍乎熒惑守心爲善言郤如景公復出三惡言熒惑食心乎爲善言郤爲惡言進無善無惡熒惑安居不行動乎或時熒惑守心爲旱災不爲君薨子韋不知以爲死禍信俗至誠之感熒惑之處星必偶自當去景公自不死世則謂子韋之言審景公之誠感天矣亦或時子韋知星行度適自去

自以著已之知明君臣推讓之所致見星之數七因  
言星七舍復得二十一年因以星舍計年之數是與  
齊太卜無以異也齊景公問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  
曰能動地晏子往見公公曰寡人問太卜曰子道何  
能對曰能動地地固可動乎晏子嘿然不對出見太  
卜曰昔吾見鉤星在房心之間地其動乎太卜曰然  
晏子出太卜走見公臣非能動地地固將自動夫子  
韋言星徙猶太卜言地動也地固且自動太卜言已  
能動之星固將自徙子韋言君能徙之使晏子不言  
鉤星在房心則太卜之姦對不覺宋無晏子之知臣

故子韋之一言遂爲其是案子韋書錄序秦亦言子  
韋曰君出三善言榮惑宜有動於是候之果徙舍不  
言三或時星當自去子韋以爲驗實動離舍世增言  
三旣空增三舍之數又虛生二十一年之壽也

論衡卷第四



論衡卷第五

王充

異虛篇

感虛篇

異虛篇

殷高宗之時桑穀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高宗召其相而問之相曰吾雖知之弗能言也問祖已祖已曰夫桑穀者野草也而生於朝意朝亡乎高宗恐駭側身而行道思索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義興滅國繼絕世舉佚民桑穀二三年之後諸侯以譯來朝者六國遂享百年之福高宗賢君也而感桑穀生而問祖已行祖已之言修政改行桑穀之妖亡諸侯朝而年長

父脩善之義篤故瑞應之福渥此虛言也祖已之言朝當亡哉夫朝之當亡猶人當死人欲死怪出國欲亡期盡人死命終死不復生亡不復存祖已之言政何益於不亡高宗之脩行何益於除禍夫家人見凶脩善不能得吉高宗見妖改政安能除禍除禍且不命之天壽不在行之善惡國之存亡在期之長短不在於政之得失案祖已之占桑穀為亡之妖亡象已見雖脩孝行其何益哉何以效之魯昭公之時鸛鵒來巢師已採文成之世童謠之語有鸛鵒之言見今

有來巢之驗則占謂之凶其後昭公為季氏所逐出於齊國果空虛都有虛驗故野鳥來巢師已處之禍意如占使昭公聞師已之言脩行政政為善居高宗之操終不能消何則鸛鵒之謠已兆出奔之禍已成也鸛鵒之兆已出於文成之世矣根生葉安得不茂源發流安得不廣此尚為近未足以言之夏將衰也二龍戰於庭吐漿而去夏王櫝而藏之夏亡傳於殷殷亡傳於周皆莫之發至幽王之時發而視之漿流于庭化為玄黿走入後宮與婦人交遂生褒姒褒姒歸周厲王惑亂國遂滅亡幽厲王之去夏世以為千

數歲二龍戰時幽厲褒姒等未爲人也周亡之妖已  
出久矣妖出禍安得不就瑞見福安得不至若二龍  
戰時言曰余褒之二君也是則褒姒當生之驗也龍  
稱褒褒姒不得不生生則厲王不得不惡惡則國不  
得不亡微已見雖五聖十賢相與卻之終不能消善  
惡同實善祥出國必興惡祥見朝必亡謂惡異可以  
善行除是謂善瑞可以惡政滅也河源出於崑崙其  
流播於九河使堯禹卻以善政終不能還者水勢當  
然人事不能禁也河源不可禁二龍不可除則桑穀  
不可卻也王命之當興也猶春氣之當爲夏也其當

亡也猶秋氣之當爲冬也見春之微葉知夏有莖葉  
觀秋之零實知冬之枯萃桑穀之生其猶春葉秋實  
也必然猶驗之今詳修政改行何能除之夫以周亡  
之祥見於夏時又何以知桑穀之生不爲紂亡出乎  
或時祖已言之信野草之占失遠近之實高宗問祖  
已之後側身行道六國諸侯偶朝而至高宗之命自  
長未終則謂起桑穀之問政政脩行享百年之福矣  
夫桑穀之生殆爲紂出亦或時吉而不凶故殷朝不  
亡高宗壽長祖已信野草之占謂之當亡之徵漢孝  
武皇帝之時獲白麟戴兩角而共舐使謁者終軍議



之軍曰夫野獸而共一角象天下合同爲一也麒麟野獸也桑穀野草也俱爲野物獸草何別終軍謂獸爲吉祖已謂野草爲凶高宗祭成湯之廟有蜚雉升鼎而雉祖已以爲遠人將有來者說尚書家謂雉凶議駁不同且從祖已之言雉來吉也雉伏於野草之中草覆野鳥之形若民人處草廬之中可謂其人吉而廬凶乎民人入都不謂之凶野草生朝何故不吉雉則民人之類如謂含血者吉長狄來至是吉也何故謂之凶如以從夷狄來者不吉介葛盧來朝是凶也如以草木者爲凶朱草蓂莢出是不吉也朱草蓂

莢皆草也宜生於野而生於朝是爲不吉何故謂之瑞一野之物來至或出吉凶異議朱草蓂莢善草故爲吉則是以善惡爲吉凶不以都野爲好醜也周時天下太平越嘗獻雉於周公高宗得之而吉雉亦草野之物何以爲吉如以雉所分有似於士則麇亦仍有似君子公孫術得白鹿占何以凶然則雉之吉凶未可知則夫桑穀之善惡未可驗也桑穀或善物象遠方之士將皆立於高宗之廟故高宗獲吉福享長久也說災異之家以爲天有災異者所以譴告王者信也夫王者有過異見於國不改災見草木不改災

見於五穀不改災至身左氏春秋傳曰國之將亡鮮不五稔災見於五穀五穀安得熟不熟將亡之徵災亦有且亡五穀不熟之應天不熟或爲災或爲福禍福之實未可知桑穀之言安可審論說之家著於書記者皆云天雨穀者凶書傳曰蒼頡作書天雨穀鬼夜哭此方凶惡之應和者天何用成穀之道從天降而和且猶謂之善況所成之穀從雨下乎極論訂之何以爲凶夫陰陽和則穀稼成不則被災害陰陽和者穀之道也何以謂之凶絲成帛縷成布賜人絲縷猶爲重厚況遺人以成帛與織布乎夫絲縷猶陰陽

帛布猶成穀也賜人帛不謂之惡天與之穀何故謂之凶夫雨穀吉凶未可定桑穀之言未可知也使暢草生於周之時天下太平人來獻暢草暢草亦草野之物也與彼桑穀何異如以夷狄獻之則爲吉使暢草生於周家肯謂之善乎夫暢草可以熾釀芬香暢達者將祭灌暢降神設自生於周朝與嘉禾朱草蕢莢之類不殊矣然則桑亦食蠶蠶爲絲絲爲帛帛爲衣衣以入宗廟爲朝服與暢無異何以謂之凶衛獻公太子至靈臺虵遶左輪御者曰太子下拜吾聞國君之子虵遶車輪左者速得國太子遂不下反乎舍

御人見太子太子曰吾聞為人子者盡和順於君不行私欲共嚴承令不逆君安今吾得國是君失安也見國之利而忘君安非子道也得國而拜其非君欲廢子道者不孝逆君欲則不忠而欲我行之殆吾欲國之危明也投殿將死其御止之不能禁遂伏劍而死夫虵繞左輪審為太子速得國太子宜不死獻公宜疾薨今獻公不死太子伏劍御者之占俗之虛言也或時虵為太子將死之妖御者信俗之占故失吉凶之實夫桑穀之生與虵遠左輪相似類也虵至實凶御者以為吉桑穀實吉祖已以為凶禹南濟於江

有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乃嘻笑而稱曰我受命於天竭力以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死歸也何足以滑和視龍猶蠅蚘也龍去而亡案古今龍至皆為吉而禹獨謂黃龍凶者見其負舟舟中之人怒也夫以桑穀比於龍吉凶雖反蓋相似野草生於朝尚為不吉殆有若黃龍負舟之異故為吉而殷朝不亡晉文公將與楚成王戰於城濮彗星出楚楚操其柄以問咎犯咎犯對曰以彗鬪倒之者勝文公夢與成王搏成王在上監其腦問咎犯咎犯曰君得天而成王伏其罪戰必大勝文公從之大破楚師嚮令文

公問庸臣必曰不勝何則彗星無吉搏在上無凶也夫桑穀之占占爲凶猶晉當彗未搏在下爲不吉也然而吉者殆有若對彗見天之詭故高宗長父殷朝不亡使文公不問咎犯咎犯不明其吉戰以大勝世人將曰文公以至賢之德破楚之無道天雖見妖卧有凶夢猶滅妖消凶以獲福殷無咎犯之異知而有祖已信常之占故桑穀之文傳世不絕轉禍爲福之言到今不實

感虛篇

儒者傳書言堯之時十日並出萬物焦枯堯上射十

日九日去一日常出此言虛也夫人之射也不過百步矢力盡矣日之行也行天星度天之去人以萬里數堯上射之安能得日使堯之時天地相近不過百步則堯射日矢能及之過百步不能得也假使堯時天地相近堯射得之猶不能傷日傷日何肯去何則日火也使在地之火附一把炬人從旁射之雖中安能滅之地火不爲見射而滅天火何爲見射而去此欲言堯以精誠射之精誠所加金石爲虧蓋誠無堅則亦無遠矣夫水與火各一性也能射火而滅之則當射水而除之洪水之時流濫中國爲民大害堯何

不推精誠射而除之竟能射日使火不為害不能射  
河使水不為害夫射水不能卻水則知射日之語虛  
非實也或曰日氣也射雖不及精誠滅之夫天亦遠  
使其為氣則與日月同使其為體則與金石等以堯  
之精誠滅日虧金石上射日則能穿天乎世稱桀紂  
之惡射天而毆地譽高宗之德政消桑穀今堯不能  
以德滅十日而必射之是德不若高宗惡與桀紂同  
也安能以精誠獲天之應也傳書言武王伐紂渡孟  
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疾風晦冥人馬不見於是武  
王左操黃鉞右執白旄瞋目而麾之曰余在天下誰

敢害吾意者於是風霽波罷此言虛也武王渡孟津  
時士眾喜樂前歌後舞天人相應人喜天怒非實宜  
也前歌後舞未必其實麾風而止之迹近為虛夫風  
者氣也論者以為天地之號令也武王誅紂是乎天  
當安靜以祐之如誅紂非乎而天風者怒也武王不  
奉天令求索已過瞋目言曰余在天下誰敢害吾者  
重天怒增已之惡也風何肯止父母怒子不改過瞋  
目大言父母肯貫之乎如風天所為禍氣自然是亦  
無知不為瞋目麾之故止夫風猶雨也使武王瞋目  
以旄麾雨而止之乎武王不能止雨則亦不能止風

或時武王適麾之風偶自止世褒武王之德則謂武  
王能止風矣傳書言魯襄公與韓戰戰酣日暮公援  
戈而麾之日爲之反三舍此言虛也凡人能以精誠  
感動天專心一意委務積神精通于天天爲變動然  
尚未可謂然襄公志在戰爲日暮一麾安能令日反  
使聖人麾日日終不反襄公何人而使日反乎鴻範  
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  
從星則有風雨夫星與日月同精日月不從星星輒  
復變明日月行有常度不得從星之好惡也安得從  
襄公之所欲星之在天也爲日月舍猶地有郵亭爲

長吏解也二十八舍有分度一舍十度或增或減言  
日反三舍乃三十度也日日行一度一麾之間反三  
十日時所在度也如謂舍爲度三度亦二日行也一  
麾之間令日却三日也宋景公推誠出三善言熒惑  
徙三舍實論者猶謂之虛襄公爭鬪惡日之暮以此  
一戈麾無誠心善言日爲之反殆非其意哉且日火  
也聖人麾火終不能卻襄公麾日安能使反或時戰  
時日正卯戰迷謂日之暮麾之轉左曲道日若卻世  
好神怪因謂之反不道所謂也傳書言荆軻爲燕太  
子謀刺秦王白虹貫日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事太

白蝕昴此言精感天天為變動也夫言白虹貫日太白蝕昴實也言荊軻之謀衛先生之畫感動皇天故白虹貫日太白蝕昴者虛也夫以筋撞鍾以筭擊鼓不能鳴者所用撞擊之者小也今人之形不過七尺以七尺形中精神欲有所為雖積銳意猶筋撞鍾筭擊鼓也安能動天精非不誠所用動者小也且所欲害者人也人不動天反動乎問曰人之害氣能相動乎曰不能預讓欲害趙襄子襄子心動貫高欲篡高祖高祖亦心動二子懷精故兩主振感曰禍變且至身自有怪非適人所能動也何以驗之時或遭狂人

於途以刃加已狂人未必念害已身也然而已身先時已有妖怪矣由此言之妖怪之至禍變自凶之象非欲害已者之所為也且凶之人卜得惡兆筮得凶卦出門見不吉占危睹禍氣禍氣見於面猶白虹太白見於天也變見於天妖出於人上下適然自相應也傳書言燕太子丹朝於秦不得去從秦王求歸秦王執留之與之誓曰使日再中天雨粟令烏白頭馬生角厨門木象生肉足乃得歸當此之時天地祐之日為再中天雨粟烏白頭馬生角厨門木象生肉足秦王以為聖乃歸之此言虛也燕太子丹何人而能

動天聖人之拘不能動天太子丹賢者也何能致此夫天能祐太子生諸瑞以免其身則能和秦王之意以解其難見拘一事而易生瑞五事而難舍一事之易為五事之難何天之不憚勞也湯困夏臺文王拘羑里孔子厄陳蔡三聖之困天不能祐使拘之者睹祐知聖出而尊厚之或曰拘三聖者不與三誓三聖心不願故祐聖之瑞無困而至天之祐人猶借人以物器矣人不求索則弗與也曰太子願天下瑞之時豈有語言乎心願而已然湯閉於夏臺文王拘於羑里時心亦願出孔子厄陳蔡心願食天何不令夏臺

羑里關鑰毀敗湯文涉出雨粟陳蔡孔子食飽乎太史公曰世稱太子丹之令天雨粟馬生角大抵皆虛言也太史公書漢世實事之人而云虛言近非實也傳書言杞梁氏之妻嚮城而哭城為之崩此言杞梁從軍不還其妻痛之嚮城而哭至誠悲痛精氣動城故城為之崩也夫言嚮城而哭者實也城為之崩者虛也夫人哭悲莫過雍門子雍門子哭對孟嘗君孟嘗君為之於邑蓋哭之精誠故對嚮之者悽愴感慟也夫雍門子能動孟嘗之心不能感孟嘗衣者衣不知惻怛不以人心相關通也今城土也土猶衣也無



心腹之藏安能爲悲哭感慟而崩使至誠之聲能動城土則其對林木哭能折草破木乎嚮水火而泣能涌水滅火乎夫草木水火與土無異然杞梁之妻不能崩城明矣或時城適自崩杞梁妻適哭下世好虛不原其實故崩城之名至今不滅傳書言鄒衍無罪見拘於燕當夏五月仰天而歎天爲隕霜此與杞梁之妻哭而崩城無以異也言其無罪見拘當夏仰天而歎實也言天爲之雨霜虛也夫萬人舉口並解吁嗟猶未能感天鄒衍一人寃而壹歎安能下霜鄒衍之寃不過曾子伯竒曾子見疑而吟伯竒被逐而歌

疑與拘同吟歌與歎等曾子伯竒不能致寒鄒衍何人獨能雨霜被逐之寃尚未足言申生伏劔子胥刎頸實孝而賜死誠忠而被誅且臨死時皆有聲辭聲辭出口與仰天歎無異天不爲二子感動獨爲鄒衍動豈天痛見拘不悲流血哉伯竒寃痛相似而感動不同也夫爇一炬火爇一鑊水終日不能熱也倚一尺冰置庖厨中終夜不能寒也何則微小之感不能動大巨也今鄒衍之歎不過如一炬尺冰而皇天巨大不徒鑊水庖厨之醜類也一仰天歎天爲隕霜何天之易感霜之易降也夫哀與樂同喜與怒均衍興

怨痛使天下霜使行蒙非望之賞仰天而笑能以冬  
時使天熱乎變復之家曰人君秋賞則溫夏罰則寒  
寒不累時則霜不降溫不兼日則冰不釋一夫冤而  
一歎天輒下霜何氣之易變時之易轉也寒溫自有  
時不令變復之家且從變復之說或時燕王好用刑  
寒氣應至而行囚拘而歎歎時霜適自下世見適歎  
而霜下則謂鄒衍歎之致也傳書言師曠奏白雪之  
曲而神物下降風雨暴至平公因之瘡病晉國赤地  
或言師曠清角之曲一奏之有雲從西北起再奏之  
大風至大雨隨之裂帷幕破俎豆墮廊瓦坐者散走

平公恐懼伏乎廊室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瘡病  
夫白雪與清角或同曲而異名其禍敗同一實也傳  
書之家載以爲是世俗觀見信以爲然原省其實殆  
虛言也夫清角何音之聲而致此清角木音也故致  
風而如木爲風雨與風俱三尺之木數絃之聲感動  
天地何其神也此復一哭崩城一歎下霜之類也師  
曠能鼓清角必有所受非能質性生出之也其初受  
學之時宿昔習弄非直一再奏也審如傳書之言師  
曠學清角時風雨當至也傳書言瓠芭鼓瑟淵魚出  
聽師曠鼓琴六馬仰秣或言師曠鼓清角一奏之有

玄鶴二八自南方來集於廊門之危再奏之而列三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之聲聲吁于天平公大悅坐者皆喜尚書曰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此雖竒怪然尚可信何則鳥獸好悲聲耳與人耳同也禽獸見人欲食亦欲食之聞人之樂何為不樂然而魚聽仰秣玄鶴延頸百獸率舞蓋且其實風雨之至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瘡病殆虛言也或時奏清角時天偶風雨風雨之後晉國適旱平公好樂喜笑過度偶發瘡病傳書之家信以為然世人觀見遂以為實實者樂聲不能致此何以驗之風雨暴至是陰

陽亂也樂能亂陰陽則亦能調陰陽也王者何須脩身正行擴施善政使鼓調陰陽之曲和氣自至太平自立矣傳書言湯遭七年旱以身禱於桑林自責以六過天乃雨或言五年禱辭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天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於是剪其髮麗其手自以為牲用祈福於上帝上帝甚說時雨乃至言湯以身禱於桑林自責若言剪髮麗手自以為牲用祈福於帝者實也言雨至為湯自責以身禱之故殆虛言也孔子疾病子路請禱孔子曰有諸子路曰有之誅曰禱爾于上下

神祇孔子曰丘之禱久矣聖人脩身正行素禱之日  
久天地鬼神知其無罪故曰禱久矣易曰大人與天  
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叙與鬼神合  
其吉凶此言聖人與天地鬼神同德行也即須禱以  
得福是不同也湯與孔子俱聖人也皆素禱之日久  
孔子不使子路禱以治病湯何能以禱得雨孔子素  
禱身猶疾病湯亦素禱歲猶大旱然則天地之有水  
旱猶人之有疾病也疾病不可以自責除水旱不可  
以禱謝去明矣湯之致旱以過乎是不與天地同德  
也今不以過致旱乎自責禱謝亦無益也人形長七

尺形中有五常有瘴一作瘴熱之病深自剋責猶不能  
愈況以廣大之天自有水旱之變湯用七尺之形形  
中之誠自責禱謝安能得雨邪人在層臺之上人從  
層臺下叩頭求請臺上之物臺上之人聞其言則憐  
而與之如不聞其言雖至誠區區終無得也夫天去  
人非徒層臺之高也湯雖自責天安能聞知而與之  
雨乎夫旱火變也湛水異也堯遭洪水可謂湛矣堯  
不自責以身禱祈必舜禹治之知水變必須治也除  
湛不以禱析除旱亦宜如之由此言之湯之禱祈不  
能得雨或時旱久時當自雨湯以旱久亦適自責世

人見雨之下隨湯自責而至則謂湯以禱祈得雨矣  
傳書言倉頡作書天雨粟鬼夜哭此言文章興而亂  
漸見故其妖變致天雨粟鬼夜哭也夫言天雨粟鬼  
夜哭實也言其應倉頡作書虛也夫河出圖洛出書  
聖帝明王之瑞應也圖書文章與倉頡所作字畫何  
以異天地爲圖書倉頡作文字業與天地同指與鬼  
神合何非何惡而致雨粟神哭之怪使天地鬼神惡  
人有書則其出圖書非也天不惡人有書作書何非  
而致此怪或時倉頡適作書天適雨粟鬼偶夜哭而  
雨粟鬼神哭自有所爲世見應書而至則謂作書生

亂敗之象應事而動也天雨穀論者謂之從天而下  
變而生如以雲雨論之雨穀之變不足怪也何以驗  
之夫雲雨出於丘山降散則爲雨矣人見其從上而  
墜則謂之天雨水也夏日則雨水冬日天寒則雨凝  
而爲雪皆由雲氣發於丘山不從天上降集於地明  
矣夫穀之雨猶復雲布之亦從地起因與疾風俱飄  
參於天集於地人見其從天落也則謂之天雨穀建  
武三十一年中陳留雨穀穀下蔽地案視穀形若茨  
而黑有似於稗實也此或時夷狄之地生出此穀夷  
狄不粒食此穀生於草野之中成熟垂委於地遭疾

風暴起吹揚與之俱飛風衰穀集墜於中國中國見  
之謂之雨穀何以效之野火燔山澤山澤之中草木  
皆燒其葉爲灰疾風暴起吹揚之參天而飛風衰葉  
下集於道路夫天雨穀者草木葉燒飛而集之類也  
而世以爲雨穀作傳書者以變怪天主施氣地主產  
物有葉實可啄食者皆地所生非天所爲也今穀非  
氣所生須土以成雖去怪變怪變因類生地之物更  
從天集生天之物可從地出乎地之有萬物猶天之  
有列星也星不更生於地穀何獨生於天乎傳書又  
言伯益作井龍登玄雲神棲崑崙言龍井有害故龍

神爲變也夫言龍登玄雲實也言神棲崑崙又言爲  
作井之故龍登神去虛也夫作井而飲耕田而食同  
一實也伯益作井致有變動始爲耕耘者何故無變  
神農之橈木爲耒教民耕耨民始食穀穀始播種耕  
土以爲田鑿地以爲井井出水以救渴田出穀以拯  
饑天地鬼神所欲爲也龍何故登玄雲神何故棲崑  
崙夫龍之登玄雲古今有之非始益作井而乃登也  
方今盛夏雷雨時至龍多登雲雲一有風龍相應龍  
乘雲雨而行物類相致非有爲也堯時五十之民擊  
壤於塗觀者曰大哉堯之德也擊壤者曰吾日出而

言復五  
通津草堂  
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堯何等力堯時已  
有井矣唐虞之時豢龍御龍龍常在朝夏末政衰龍  
乃隱伏非益鑿井龍登雲也所謂神者何神也百神  
皆是百神何故惡人爲井使神與人同則亦宜有飲  
之欲有飲之欲憎井而去非其實也夫益殆不鑿井龍  
不爲鑿井登雲神不棲於崑崙傳書意妄造生之也  
傳書言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晉君憂之晉伯宗以  
輦者之言令景公素縞而哭之河水爲之流通此虛  
言也夫山崩壅河猶人之有癰腫血脉不通也治癰  
腫者可復以素服哭泣之聲治乎堯之時洪水滔天

懷山襄陵帝堯吁嗟博求賢者水變甚於河壅堯憂  
深於景公不聞以素縞哭泣之聲能厭勝之堯無賢  
人若輦者之術乎將洪水變大不可以聲服除也如  
素縞而哭悔過自責也堯禹之治水以力役不自責  
梁山堯時山也所壅之河堯時河也山崩河壅天雨  
水踊二者之變無以殊也堯禹治洪水以力役輦者  
治壅河用自責變同而治異人鈞而應殊殆非賢聖  
變復之實也凡變復之道所以能相感動者以物類  
也有寒則復之以溫溫復解之以寒故以龍致雨以  
刑逐暑皆緣五行之氣用相感勝之山崩壅河素縞

哭之於道何意乎此或時河壅之時山初崩土積聚水未盛三日之後水盛土散稍壞沮矣壞沮水流竟注東去遭伯宗得輦者之言因素縞而哭哭之因流流時謂之河變起此而復其實非也何以驗之使山恒自崩乎素縞哭無益也使其天變應之宜改政治素縞而哭何政所改而天變復乎傳書言曾子之孝與母同氣曾子出薪於野有客至而欲去曾母曰願留參方到即以右手搯其左臂曾子左臂立痛即馳至問母臂何故痛母曰今者客來欲去吾搯臂以呼汝耳蓋以至孝與父母同氣體有疾病精神輒感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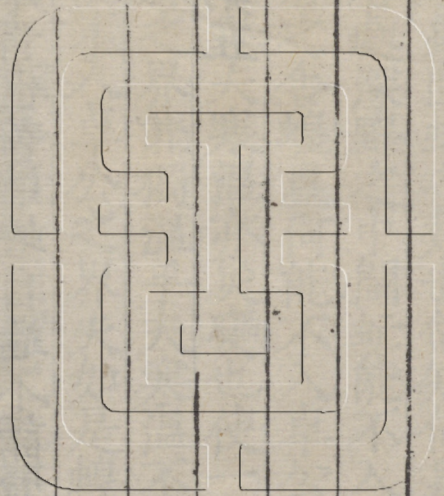
此虛也夫孝悌之至通於神明乃謂德化至天地俗人緣此而說言孝悌之至精氣相動如曾母臂痛曾子臂亦輒痛曾母病乎曾子亦病曾母死曾子輒死乎攷事曾母先死曾子不死矣此精氣能小相動不能大相感也世稱申喜夜聞其母歌心動開關問歌者爲誰果其母蓋聞母聲聲音相感心悲意動開關而問蓋其實也今曾母在家曾子在家曾子不聞號呼之聲母小搯臂安能動子疑世人頌成聞曾子之孝天下少雙則爲空生母搯臂之說也世稱南陽卓公爲緱氏令蝗不入界蓋以賢明至誠災蟲不入其縣也



此又虛也夫賢明至誠之化通於同類能相知心然  
後慕服蝗蟲聞虻之類也何知何見而能知卓公之  
化使賢者處深野之中聞虻能不入其舍乎聞虻不  
能避賢者之舍蝗蟲何能不入卓公之縣如謂蝗蟲  
變與聞虻異夫寒溫亦災變也使一郡皆寒賢者長  
一縣一縣之界能獨溫乎夫寒溫不能避賢者之縣  
蝗蟲何能不入卓公之界夫如是蝗蟲適不入界卓  
公賢名稱一有於世世則謂之能卻蝗蟲矣何以驗  
之夫蝗之集於野非能普博盡蔽地也往往積聚多  
少有處非所積之地則盜跖所居所少之野則伯夷

所處也集過有多少不能盡蔽覆也夫集地有多少  
則其過縣有留去矣多少不可以驗善惡有無安可  
以明賢不肖也蓋時蝗自過不謂賢人界不入明矣

論衡卷第五



論衡卷第六

王充

福虛篇

禍虛篇

龍虛篇

雷虛篇

福虛篇

世論行善者福至為惡者禍來福禍之應皆天也人為之天應之陽恩人君賞其行陰惠天地報其德無貴賤賢愚莫謂不然徒見行事有其文傳又見善人時遇福故遂信之謂之實然斯言或時賢聖欲勸人為善著必然之語以明德報或福時適遇者以為然如實論之安得福祐乎楚惠王食寒菹而得蛭因遂

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問王安得此疾也王曰  
我食寒菹而得蛭念譴之而不行其罪乎是廢法而  
威不立也非所以使國人聞之也譴而行誅乎則庖  
厨監食者法皆當死心又不忍也吾恐左右見之也  
因遂吞之令尹避席再拜而賀曰臣聞天道無親唯  
德是輔王有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爲傷是夕也惠  
王之後而蛭出及父患心腹之積皆愈故天之親德  
也可謂不察乎曰此虛言也案惠王之吞蛭不肖之  
主也有不肖之行天不祐也何則惠王不忍譴蛭恐  
庖厨監食法皆誅也一國之君專擅賞罰而赦人君

所爲也惠王通譴菹中何故有蛭庖厨監食皆當伏  
法然能終不以飲食行誅於人赦而不罪惠莫大焉  
庖厨罪覺而不誅自新而改後惠王赦細而活微身  
安不病今則不然強食害已之物使監食之臣不聞  
其過失御下之威無禦非之心不肖一也使庖厨監  
食失甘苦之和若塵土落於菹中大如蟻虱非意所  
能覽非目所能見原心定罪不明其過可謂惠矣今  
蛭廣有分數長有寸度在寒菹中眇目之人猶將見  
之臣不畏敬擇濯不謹罪過至重惠王不譴不肖二  
也菹中不當有蛭不食投地如恐左右之見懷屏隱

匿之處足以使蛭不見何必食之如不可食之物誤在菹中可復隱匿而強食之不肖三也有不肖之行而天祐之是天報祐不肖人也不忍譴蛭世謂之賢賢者操行多若吞蛭之類吞蛭天除其病是則賢者常無病也賢者德薄未足以言聖人純道操行少非爲推不忍之行以容人之過必衆多矣然而武王不豫孔子疾病天之祐人何不實也或時惠王吞蛭蛭偶自出食生物者無有不死腹中熱也初吞蛭時未死而腹中熱蛭動作故腹中痛須臾蛭死腹中痛亦止蛭之性食血惠王心腹之積殆積血也故食血之

蟲死而積血之病愈猶狸之性食鼠人有鼠病吞狸自愈物類相勝方藥相使也食蛭蟲而病愈安得怪乎食生物無不死死無不出之後蛭出安得祐乎令尹見惠王有不忍之德知蛭入腹中必當死出臣因再拜賀病不爲傷著已知來之德以喜惠王之心是與子章之言星徙大卜之言地動無以異也宋人有好善行者三世不解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享鬼神即以犢祭一年其父無故而盲牛又生白犢其父又使其子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以享鬼神復以犢祭一年其子無故而盲其

後楚攻宋圍其城當此之時易子而食之枿骸而炊之此獨以父子俱盲之故得毋乘城軍罷圍解父子俱視此脩善積行神報之效也曰此虛言也夫宋人父子脩善如此神報之何必使之先盲後視哉不盲常視不能護乎此神不能護不盲之人則亦不能以盲護人矣使宋楚之君合戰頓兵流血僵尸戰夫禽獲死亡不還以盲之故得脫不行可謂神報之矣今宋楚相攻兩軍未合華元子反結言而退二軍之衆並全而歸兵矢之刃無頓用者雖有乘城之役無死亡之患爲善人報者爲乘城之間乎使時不盲亦猶

不死盲與不盲俱得脫免神使之盲何益於善當宋國乏糧之時也盲人之家豈獨富哉俱與乘城之家易子枿骸反以窮厄獨盲無見則神報祐人失善惡之實也宋人父子前偶自以風寒發盲圍解之後盲偶自愈世見父子修善又用二白犢祭宋楚相攻獨不乘城圍解之後父子皆視則謂修善之報獲鬼神之祐矣楚相孫叔敖爲兒之時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對其母泣母問其故對曰我聞見兩頭蛇死向者出見兩頭蛇恐去毋死是以泣也其母曰今蛇何在對曰我恐後人見之即殺而埋之其母曰吾聞有陰

德者天必報之汝必不死天必報汝叔敖竟不死遂  
爲楚相埋一蛇獲二祐天報善明矣曰此虛言矣夫  
見兩頭蛇輒死者俗言也有陰德天報之福者俗議  
也叔敖信俗言而埋蛇其母信俗議而必報是謂死  
生無命在一蛇之死齊孟嘗君田文以五月五日生  
其父田嬰讓其母曰何故舉之曰君所以不舉五月  
子何也嬰曰五月子長與戶同殺其父母曰人命在  
天乎在戶乎如在天君何憂也如在戶則宜高其戶  
耳誰而及之者後文長與一戶同而嬰不死是則五  
月舉子之忌無效驗也夫惡見兩頭蛇猶五月舉子

也五月舉子其父不死則知見兩頭蛇者無殃禍也  
由此言之見兩頭蛇自不死非埋之故也埋一蛇獲  
二福如埋十蛇得幾祐乎埋蛇惡人復見叔敖賢也  
賢者之行豈徒埋蛇一事哉前埋蛇之時多所行矣  
稟天善性動有賢行賢行之人宜見吉物無爲乃見  
殺人之蛇豈叔敖未見蛇之時有惡天欲殺之見其  
埋蛇除其過天活之哉石生而堅蘭生而香如謂叔  
敖之賢在埋蛇之時非生而稟之也儒家之徒董無  
心墨家之役纏子相見講道纏子稱墨家佑鬼神是  
引秦穆公有明德上帝賜之九十年纏子難以堯舜

不賜年桀紂不夭死堯舜桀紂猶爲尚遠且近難以秦穆公晉文公夫謚者行之迹也迹生時行以爲死謚穆者誤亂之名文者德惠之表有誤亂之行天賜之年有德惠之操天奪其命乎案穆公之霸不過晉文晉文之謚美於穆公天不加晉文以命獨賜穆公以年是天報誤亂與穆公同也天下善人寡惡人衆善人順道惡人違天然其惡人之命不短善人之年不長天不命善人常享一百載之壽惡人爲殤子惡死何哉

禍虛篇

世謂受福祐者旣以爲行善所致又謂被禍害者爲惡所得以爲有沉惡伏過天地罰之鬼神報之天地所罰小大猶發鬼神所報遠近猶至傳曰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哭子夏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汝何無罪也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異聞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汝何無罪歟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群而索居亦以久矣夫子夏喪其明曾子責以罪子夏投杖拜曾子之言蓋以天

實罰過故目失其明已實有之故拜受其過始聞暫見皆以爲然孰考論之虛妄言也夫失明猶失聽也失明則盲夫聽則聾病聾不謂之有過失明謂之有罪惑也蓋耳目之病猶心腹之有病也耳目失明聽謂之有罪心腹有病可謂有過乎伯牛有疾孔子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原孔子言謂伯牛不幸故傷之也如伯牛以過致疾天報以惡與子夏同孔子宜陳其過若曾子謂子夏之狀今乃言命命非過也且天之罰人猶人君罪下也所罰服罪人君赦之子夏服過拜以自悔天德至明宜

愈其言如非天罪子夏失明亦無三罪且喪明之病孰與被厲之病喪明有三罪被厲有十過乎顏淵早天子路菹醢早死菹醢極禍也以喪明言之顏淵子路有百罪也由此言之曾子之言誤矣然子夏之喪明喪其子也子者人情所通親者人所力報也喪親民無聞喪子失其明此恩損於親而愛增於子也增則哭泣無數數哭中風目失明矣曾子因俗之議以著子夏三罪子夏亦緣俗議因以失明故拜受其過曾子子夏未離於俗故孔子門叙行未在上第也秦襄王賜白起劔白起伏劔將自刎曰我有何罪於天



乎良父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我詐而盡坑之是足以死遂自殺白起知已前罪服更後罰也夫白起知已所以罪不知趙卒所以坑如天審罰有過之人趙降卒何辜于天如用兵妄傷殺則四十萬衆必有不亡不亡之人何故以其善行無罪而竟坑之卒不得以善蒙天之祐白起何故獨以其罪伏天之誅由此言之白起之言過矣秦二世使使者詔殺蒙恬蒙恬喟然嘆曰我何過於天無罪而死良父徐曰恬罪故當死矣夫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徑萬里此其中不能母絕地脉此乃恬之罪也即吞藥

自殺太史公非之曰夫秦初滅諸侯天下心未定夷傷未瘳而恬爲名將不以此時彊諫救百姓之急養老矜孤脩衆庶之和阿意興功此其子弟過誅不亦宜乎何與乃罪地脉也夫蒙恬之言旣非而太史公非之亦未是何則蒙恬絕脉罪至當死地養萬物何過於人而蒙恬絕其脉知已有絕地脉之罪不知地脉所以絕之過自非如此與不自非何以異太史公爲非恬之爲名將不能以彊諫故致此禍夫當諫不諫故致受死亡之戮身任李陵坐下蠶室如太史公之言所任非其人故殘身之戮天命而至也非蒙恬

以不彊諫故致此禍則已下蠶室有非者矣已無非則其非蒙恬非也作伯夷之傳則善惡之行云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卒天死天之報施善人如何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獨遵何哉若此言之顏回不當早天盜跖不當全活也不怪顏淵不當死而獨謂蒙恬當死過矣漢將李廣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常不在其中而諸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然以胡軍攻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爲侯後人然終無尺土之功以得見

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且固命也朔曰將軍自念豈常有恨者乎廣曰吾爲隴西太守羗常反吾誘而降之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殺之至今恨之獨此矣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李廣然之聞者信之夫不侯猶不王者也不侯何恨不王何負乎孔子不王論者不謂之有負李廣不侯王朔謂之有恨然則王朔之言失論之實矣論者以爲人之封侯自有天命天命之符見於骨體大將軍衛青在建章宮時鉗徒相之曰貴至封侯後竟以功封萬戶侯衛青未有功而鉗徒見其當封之證由

此言之封侯有命非人操行所能得也鉗徒之言實而有效王朔之言虛而無驗也多橫恣而不羅禍順道而違福玉朔之說白起自非蒙恬自咎之類也倉卒之世以財利相劫殺者衆同車共船千里爲商至闊迥之地殺其人而并取其財尸捐不收骨暴不葬在水爲魚鼈之食在土爲螻蟻之糧惰窳之人不力農勉商以積穀貨遭歲饑饉腹餓不飽椎人若畜割而食之無君子小人並爲魚肉人所不能知吏所不能覺千人以上萬人以下計一聚之中生者百一死者十九可謂無道至痛甚矣皆得陽達富厚安樂天

不責其無仁義之心道相并殺非其無力作而倉卒以人爲食加以渥禍使之天命章其陰罪明示世人使知不可爲非之驗何哉王朔之言未必審然傳書李斯妬同才幽殺韓非於秦後被車裂之罪商鞅欺舊交擒魏公子卬後受誅死之禍彼欲言其賊賢欺交故受惠禍之報也夫韓非何過而爲李斯所幽公子卬何罪而爲商鞅所擒車裂誅死賊賢欺交幽死見擒何以致之如韓非公子卬有惡天使李斯商鞅報之則李斯商鞅爲天奉誅宜蒙其賞不當受其禍如韓非公子卬無惡非天所罰李斯商鞅不得幽擒

論者說曰韓非公子卬有陰惡伏罪人不聞見天獨知之故受戮殃夫諸有罪之人非賊賢則逆道如賊賢則被所賊者何負如逆道則被所逆之道何非凡人窮達禍福之至天之則命小之則時太公窮賤遭周文而得封竈戚隱阨逢齊桓而見官非窮賤隱阨有非而得封見官有是也窮達有時遭遇有命也太公竈戚賢者也尚可謂有非聖人純道者也虞舜爲父弟所害幾死再三有遇唐堯堯禪舜立爲帝嘗見害未有非立爲帝未有是前時未到後則命時至也案古人君臣困窮後得達通未必初有惡天禍其前

卒有善神祐其後也一身之行一行之操結髮終死前後無異然一成一敗一進一退一窮一通一全一壞遭遇適然命時當也

龍虛篇

盛夏之時雷電擊折破樹木發壞室屋俗謂天取龍謂龍藏於樹木之中匿於屋室之間也雷電擊折樹木發壞室屋則龍見於外龍見雷取以升天世無愚智賢不肖皆謂之然如考實之虛妄言也夫天之取龍何意邪如以龍神爲天使猶賢臣爲君使也反報有時無爲取也如以龍遁逃不還非神之行天亦無

用爲也如龍之性當在天在天上者固當生子無爲  
復在地如龍有升降降龍生子於地子長大天取之  
則世名雷電爲天怒取龍之子無爲怒也且龍之所  
居常在水澤之中不在木中屋間何以知之叔向之  
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虵傳曰山致其高雲雨起焉  
水致其深蛟龍生焉傳又言禹渡於江黃龍負船荆  
次非渡淮兩龍繞舟東海之上有蒿丘蒿或作魯勇而  
有力出過神淵使御者飲馬馬飲因没訖怒拔劍入  
淵追馬見兩蛟方食其馬手劍擊殺兩蛟由是言之  
蛟與龍常在淵水之中不在木中屋間明矣在淵水

之中則魚鼈之類魚鼈之類何爲上天天之取龍何  
用爲哉如以天神乘龍而行神恍惚無形出入無間  
無爲乘龍也如仙人騎龍天爲仙者取龍則仙人含  
天精氣形輕飛騰若鴻鵠之狀無爲騎龍也世稱黃  
帝騎龍升天此言蓋虛猶今謂天取龍也且世謂龍  
升天者必謂神龍不神不升天升天神之效也天地  
之性人爲貴則龍賤矣貴者不神賤者反神乎如龍  
之性有神與不神神者升天不神者不能龜虵亦有  
神與不神神龜神虵復升天乎且龍稟何氣而獨神  
天有倉龍白虎朱鳥玄武之象也地亦有龍虎鳥龜

之物四星之精降生四獸虎鳥與龜不神龍何故獨  
神也人為倮蟲之長龍為鱗蟲之長俱為物長謂龍  
升天人復升天乎龍與人同獨謂能升天者謂龍神  
也世或謂聖人神而先知猶謂神龍能升天也因謂  
聖人先知之明論龍之才謂龍升天故其宜也天地  
之間恍惚無形寒暑風雨之氣乃為神今龍有形有  
形則行行則食食則物之性也天地之性有形體之  
類能行食之物不得為神何以言之龍有體也傳言  
鱗蟲三百龍為之長龍為鱗蟲之長安得無體何以  
言之孔子曰龍食於清游於清龜食於清游於濁魚

食於濁游於清丘上不及龍下不為魚中止其龜與  
山海經言四海之外有乘龍虵之人世俗畫龍之象  
馬首虵尾由此言之馬虵之類也埴子曰蜚龍乘雲  
騰虵游霧雲罷雨霽與蟪蟻同矣韓子曰龍之為蟲  
也鳴可狎而騎也然喉下有逆鱗尺餘人或嬰之必  
殺人矣比之為蟪蟻又言蟲可狎而騎虵馬之類明  
矣傳曰紂作象箸而箕子泣泣之者痛其極也夫有  
象箸必有玉杯玉杯所盈象箸所挾則必龍肝豹胎  
夫龍肝可食其龍難得難得則愁下愁下則禍生故  
從而痛之如龍神其身不可得殺其肝何可得食禽

獸肝胎非一稱龍肝豹胎者人得食而知其味美也  
春秋之時龍見于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曰吾聞之  
蟲莫智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智信乎對曰人實  
不知非龍實智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  
獻子曰是二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對  
曰昔有颺叔宋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嗜  
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舜而錫之  
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鬲川鬲夷氏是其後也故帝  
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于帝帝賜之乘龍河  
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也而未獲豢龍氏有

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  
甲能飲食龍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  
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烹之既而使求懼而  
不得遷于魯縣范氏其後也獻子曰今何故無之對  
曰夫物有其官官脩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  
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業其物乃至若泯棄之物乃  
低伏鬱湮不育由此言之龍可畜又可食也可食之  
物不能神矣世無其官又無董父后劉之人故潛藏  
伏匿出見希疏出又乘雲與人殊路人謂之神如存  
其官而有其人則龍牛之類也何神之有以山海經

言之以慎子韓子證之以俗世之畫驗之以箕子之泣訂之以蔡墨之對論之知龍不能神不能升天天不以雷電取龍明矣世俗言龍神而升天者妄矣世俗之言亦有緣也短書言龍無尺木無以升天又曰升天又言尺木謂龍從木中升天也彼短書之家世俗之人也見雷電發時龍隨而起當雷電樹木擊之時龍適與雷電俱在樹木之側雷電去龍隨而上故謂從樹木之中升天也實者雷龍同類感氣相致故易曰雲從龍風從虎又言虎嘯谷風至龍興景雲起龍與雲相招虎與風相致故董仲舒雩祭之法設土

龍以爲感也夫盛夏太陽用事雲雨干之太陽火也雲雨水也火激薄則鳴而爲雷龍聞雷聲則起起而雲至雲至而龍乘之雲雨感龍龍亦起雲而升天天極雷高雲消復降人見其乘雲則謂升天見天爲雷電則爲天取龍世儒讀易文見傳言皆知龍者雲之類拘俗人之議不能通其說又見短書爲證故遂謂天取龍天不取龍龍不升天當蓄丘訢之殺兩蛟也手把其尾拽而出之至淵之外雷電擊之蛟則龍之類也蛟龍見而雲雨至雲雨至則雷電擊如以天實取龍龍爲天用何以死蛟爲取之且魚在水中亦隨



雲雨蜚而乘雲雨非升天也龍魚之類也其乘雷電猶魚之飛也魚隨雲雨不謂之神龍乘雷電獨謂之神世俗之言失其實也物在世間各有所乘水虵乘霧龍乘雲鳥乘風見龍乘雲獨謂之神失龍之實誣龍之能也然則龍之所以爲神者以能屈伸其體存亡其形屈伸其體存亡其形未足以爲神也豫讓吞炭漆身爲厲人不識其形子貢滅鬚爲婦人人不知其狀龍變體自匿人亦不能覺變化藏匿者巧也物性亦有自然狴狴知往乾鵠知來鸚鵡能言三怪比龍性變化也如以巧爲神豫讓子貢神也孔子曰游

者可爲網飛者可爲矰至於龍也吾不知其乘風雲上升今日見老子其猶龍乎夫龍乘雲而上雲消而下物類可察上下可知而去孔子不知以孔子之聖尚不知龍況俗人智淺好竒之性無實可之心謂之龍神而升天不足怪也

### 雷虛篇

盛夏之時雷電迅疾擊折樹木壞敗室屋時犯殺人世俗以爲擊折樹木壞敗室屋者天取龍其犯殺人也謂之陰過飲食人以不潔淨天怒擊而殺之隆隆之聲天怒之音若人之响吁矣世無愚智莫謂不然

推人道以論之虛妄之言也夫雷之發動一氣一聲也折木壞屋亦犯殺人犯殺人時亦折木壞屋獨謂折木壞屋者天取龍犯殺人罰陰過與取龍吉凶不同並時共聲非道也論者以爲隆隆者天怒响吁之聲也此便於罰過不宜於取龍罰過天怒可也取龍龍何過而怒之如龍神天取之不宜怒如龍有過與人同罪龍殺而已何爲取也殺人怒可也取龍龍何過而怒之殺人不取殺龍取之人龍之罪何別而其殺之何異然則取龍之說既不可聽罰過之言復不可從何以效之案雷之聲迅疾之時人仆死於地隆

隆之聲臨人首上故得殺人審隆隆者天怒乎怒用口之怒氣殺人也口之怒氣安能殺人人爲雷所殺詢其身體若燔灼之狀也如天用口怒口怒生火乎且口着乎體口之動與體俱當擊折之時聲着于地其衰也聲着于天夫如是聲着地之時口至地體亦宜然當雷迅疾之時仰視天不見天之下不見天之下則夫隆隆之聲者非天怒也天之怒與人無異人怒身近人則聲疾遠人則聲微今天聲近其體遠非怒之實也且雷聲迅疾之時聲東西或南北如天怒體動口東西南北仰視天亦宜東西南北或曰天已

東西南北矣雲雨冥晦人不能見耳夫千里不同風  
百里不共雷易曰震驚百里雷電之地雷雨晦冥百  
里之外無雨之處宜見天之東西南北也口着於天  
天宜隨口口一移普天皆移非獨雷雨之地天隨口  
動也且所謂怒者誰也天神邪蒼蒼之天也如謂天  
神神怒無聲如謂蒼蒼之天天者體不怒怒用口且  
天地相與夫婦也其即民父母也子有過父怒笞之  
致死而毋不哭乎今天怒殺人地宜哭之獨聞天之  
怒不聞地之哭如地不能哭則天亦不能怒且有怒  
則有喜人有陰過亦有陰善有陰過天怒殺之如有

陰善天亦宜以善賞之隆隆之聲謂天之怒如天之  
喜亦哂然而笑人有喜怒故謂天喜怒推人以知天  
知天本於人如人不怒則亦無緣謂天怒也緣人以  
知天宜盡人之性人性怒則咆哮喜則歌笑比聞天  
之怒希聞天之喜比見天之罰希見天之賞豈天怒  
不喜貪於罰希於賞哉何怒罰有效喜賞無驗也且  
雷之擊也折木壞屋時犯殺人以為天怒時或徒雷  
無所折敗亦不殺人天空怒乎人君不空喜怒哀怒  
必有賞罰無所罰而空怒是天妄也妄則失威非天  
行也政事之家以寒溫之氣為喜怒之候一有人君

喜即天溫即則天寒雷電之日天必寒也高祖之先  
劉媪曾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此時雷電晦冥天方  
施氣宜喜之時也何怒而雷如用擊折者為怒不擊  
折者為喜則夫隆隆之聲不宜同音人怒喜異聲天  
怒喜同音與人乖異則人何緣謂之天怒且飲食人  
以不潔淨小過也以至尊之身親罰小過非尊者之  
宜也尊不親罰過故王不親誅罪天尊於王親罰小  
過是天德劣於王也且夫之用心猶人之用意人君  
罪惡初聞之時怒以非之及其誅之哀以憐之故論  
語曰如得其情則哀憐而勿喜紂至惡也武王將誅

哀而憐之故尚書曰予惟率夷憐爾人君誅惡憐而  
殺之天之罰過怒而擊之是天少恩而人多惠也說  
雨者以為天施氣天施氣氣渥為雨故雨潤萬物名  
曰澍人不喜不施恩天不說不降雨謂雷天怒雨者  
天喜也雷起常與雨俱如論之言天怒且喜也人君  
賞罰不同曰天之怒喜不殊時天人相違賞罰乖也  
且怒喜具形亂也惡人為亂怒罰其過罰之以亂非  
天行也冬雷人謂之陽氣洩春雷謂之陽氣發夏雷  
不謂陽氣盛謂之天怒竟虛言也人在天地之間物  
也物亦物也物之飲食天不能知人之飲食天獨知

之萬物於天皆子也父母於子恩德一也豈爲貴賢  
加意賤愚不察乎何其察人之明省物之闇也犬豕  
食人腐臭食之天不殺也如以人貴而獨禁之則鼠  
洿人飲食人不知誤而食之天不殺也如天能原鼠  
則亦能原人人誤以不潔淨飲食人人不知而食之  
耳豈故舉腐臭以予之哉如故予之人亦不肯食呂  
后斷戚夫人手去其眼置於廁中以爲人豕呼人示  
之人皆傷心惠帝見之病卧不起呂后故爲天不罰  
也人誤不知天輒殺之不能原誤失而責故天治悖  
也夫人食不淨之物口不知有其洿也如食已知之

名曰腸洿戚夫人入廁身體辱之與洿何以別腸之  
與體何以異爲腸不爲體傷洿不病辱非天意也且  
人聞人食不清之物心平如故觀戚夫人者莫不傷  
心人傷天意悲矣夫悲戚夫人則怨呂后案呂后之  
崩未必遇雷也道士劉春癸惑楚王英使食不清春  
死未必遇雷也建初四年夏六月雷擊殺會稽斬專  
日食羊五頭皆死夫羊何陰過而雷殺之舟人洿溪  
上流人飲下流舟人不雷死天神之處天猶王者之  
居也王者居重關之內則天之神宜在隱匿之中王  
者居宮室之內則天亦有太微紫宮軒轅文昌之坐

王者與人相遠不知人之陰惡天神在四宮之內何能見人闇過王者聞人過以人知天知人惡亦宜因鬼使天問過於鬼神則其誅之宜使鬼神如使鬼神則天怒鬼神也非天也且王斷刑以秋天之殺用夏此王者用刑違天時奉天而行其誅殺也宜法象上天天殺用夏王誅以秋天人相違非奉天之義也或論曰飲食不潔淨天之太惡也殺太惡不須時王者大惡謀反太逆無道也天之太惡飲食人不潔清天之所惡小大不均等也如小大同王者宜法天制飲食人不潔清之法為死刑也聖王有天下制刑不備

此法聖王闕略有遺失也或論曰鬼神治陰王者治陽陰過闇昧人不能覺故使鬼神主之曰陰過非一也何不盡殺繁一過非治陰之義也天怒不旋日人怨不旋踵人有陰過或時有用冬未必專用夏也以冬過誤不輒擊殺遠至於夏非不旋日之意也圖畫之工圖雷之狀纍纍如連鼓之形又圖一人若力士之容謂之雷公使之左手引連鼓右手推椎若擊之狀其意以為雷聲隆隆者連鼓相和擊之意也其魄然若敝裂者椎所擊之聲也其殺人也引連鼓相椎并擊之矣世又信之莫謂不然如復原之虛妄之象

也夫雷非聲則氣也聲與氣安可推引而爲連鼓之形乎如審可推引則是物也相扣而音鳴者非鼓即鍾也夫隆隆之聲鼓與鍾邪如審是也鍾鼓而不空懸須有筭簾然後能安然後能鳴今鍾鼓無所懸着雷公之足無所蹈履安得而爲雷或曰如此固爲神如必有所懸着足有所履然後而爲雷是與人等也何以爲神曰神者恍惚無形出入無門上下無根故謂之神今雷公有形雷聲有器安得爲神如無形不得爲之圖象如有形不得謂之神謂之神龍升天實事者謂之不然以人時或見龍之形也以其形見故

圖畫升龍之形也以其可畫故有不神之實難曰人亦見鬼之形鬼復神乎曰人時見鬼有見雷公者乎鬼名曰神其行蹈地與人相似雷公頭不懸於天足不蹈於地安能爲雷公飛者皆有翼物無翼而飛謂仙人畫仙人之形爲之作翼如雷公與仙人同宜復着翼使雷公不飛圖雷家言其飛非也使實飛不爲着翼又非也夫如是圖雷之家畫雷之狀皆虛妄也且說雷之家謂雷天怒响吁也圖雷之家謂之雷公怒引連鼓也審如說雷之家則圖雷之家非審如圖雷之家則說雷之家誤二家相違也并而是之無是

非之分無是非之分故無是非之實無以定疑論故  
虛妄之論勝也禮曰刻尊爲雷之形一出一入一屈  
一伸爲相校軫則鳴校軫之狀校軫或作倏較鬱律喂壘之  
類也此象類之矣氣相校軫分裂則隆隆之聲校軫  
之音也魄然若鑿裂者氣射之聲也氣射中人人則  
死矣實說雷者太陽之激氣也何以明之正月陽動  
故正月始雷五月陽盛故五月雷迅秋冬陽衰故秋  
冬雷潛盛夏之時太陽用事陰氣乘之陰陽分事則  
相校軫校軫則激射激射爲毒中人輒死中木木折  
中屋屋壞人在木下屋間偶中而死矣何以驗之試

以一斗水灌冶鑄之火氣激鑿裂若雷之音矣或近  
之必灼人體天地爲鑪大矣陽氣爲火猛矣雲雨爲  
水多矣分爭激射安得不迅中傷人身安得不死當  
冶工之消鐵也以土爲形燥則鐵下不則躍溢而射  
射中人身則皮膚灼剝陽氣之熱非直消鐵之烈也  
陰氣激之非直土泥之濕也陽氣中人非直灼剝之  
痛也夫雷火也氣刺人人不得無迹如灸處狀似文  
字人見之謂天記書其過以示百姓是復虛妄也使  
人盡有過天用雷殺人殺人當彰其惡以懲其後明  
著其文字不當闇昧圖出於河書出於洛河圖洛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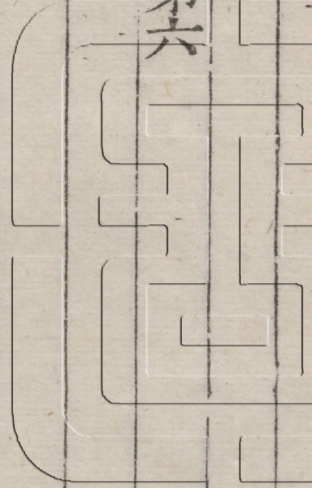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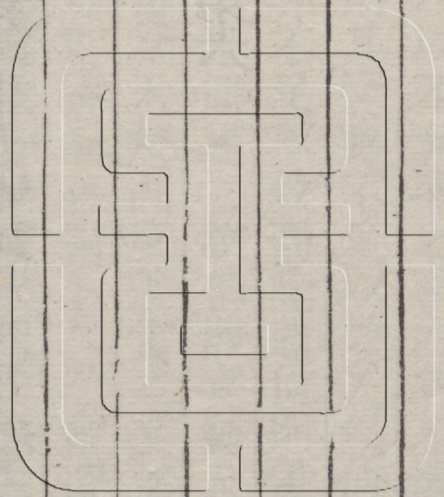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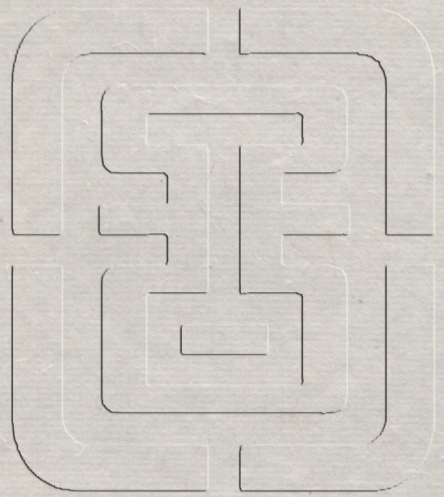
天地所爲人讀知之今雷死之書亦天所爲也何故  
難知如以一人皮不可書魯惠公夫人仲子宋武公  
女也生而有文在掌曰爲魯夫人文明可知故仲子  
歸魯雷書不著故難以懲後夫如是火刻之跡非天  
所刻畫也或頗有而增其語或無有而空生其言虛  
妄之俗好造怪竒何以驗之雷者火也以人中雷而  
死即詢其身中頭則鬚髮燒焦中身則皮膚灼爛臨  
其尸上聞火氣一驗也道術之家以爲雷燒石色赤  
投於井中石焦井寒激聲大鳴若雷之狀二驗也人  
傷於寒寒氣入腹腹中素溫溫寒分爭激氣雷鳴三

驗也當雷之時電光時見大若火之耀四驗也當雷  
之擊時或燔人室屋及地草木五驗也夫論雷之爲  
火有五驗言雷爲天怒無一效然則雷爲天怒虛妄  
之言雖曰論語云迅雷風烈必變禮記曰有疾風迅  
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與衣服冠而坐懼天怒畏罰  
及已也如雷不爲天怒其擊不罰過則君子何爲爲  
雷變動朝服而正坐子曰天之與人猶父子有父爲  
之變子安能忽故天變已亦宜變順天時示已不違  
也人聞大聲於外莫不驚駭竦身側耳以審聽之況  
聞天變異常之聲軒轅迅疾之音乎論語所指禮記

所謂皆君子也君子重慎自知無過如日月之蝕無陰闇食人以不潔清之事內省不懼何畏於雷審如不畏雷則其變動不足以效天怒何則不為已也如審畏雷亦不足以效罰陰過何則雷之所擊多無過之人君子恐懼偶遇之故恐懼變動夫如是君子變動不能明雷為天怒而反著雷之妄擊也妄擊不罰過故人畏之如審罰有過小人乃當懼耳君子之人無為恐也宋玉問唐鞅曰寡人所殺戮者衆矣而群臣愈不畏其故何也唐鞅曰王之所罪盡不善者也罰不善善者胡為畏王欲群臣之畏也不若毋辨其善與不善而時罪之斯群臣畏矣宋王行其言群臣畏懼宋王大怒夫宋王安刑故宋國大恐懼雷電妄擊故君子變動君子變動宋國大恐之類也

論衡卷第六





不  
言  
復  
之

三

通  
津  
草  
堂

